



## 翠玉白菜成名史

■ 汪劭純

從隨時被遊客包圍的展櫃到吉祥物小翠，以及琳瑯滿目的周邊商品，〈翠玉白菜〉被媒體形塑為「國寶」，並被大眾認為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最具代表性的必看展品，無庸置疑堪稱故宮的頭號巨星。然而翠玉白菜為何擁有如此高的人氣？它的成名又代表什麼意義？不是玉匠的手上或是在紫禁城永和宮的前半生，而是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後，翠玉白菜才迎來屬於它的時刻。

## 前言

綜觀世界其他大博物館的必看展品，〈翠玉白菜〉（圖1）的成名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現象。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因上面的埃及象形文、埃及草書和古希臘文三語可以相互對照，古埃及文終於在十九世紀被破解，基於本身的歷史價值而被館方列為來館必看；羅浮宮（Musée de Louvre）的蒙娜麗莎（*Monna Lisa*）像縱使是因為1911年的失竊案而聲名大噪，仍是公認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的傑作之一。相形之下，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翠玉白菜〉這件清代的巧雕作品年輕得就像小嬰兒。從藝術史的角度而言，其本身的重要性也不足以寫進工藝史，清宮也沒有翠玉白菜相關的文字記錄。翠玉白菜的主人、製作者、贊助者是誰、這件作品原本的意義是什麼，都已無從知曉，也讓它本身的歷史訊息十分單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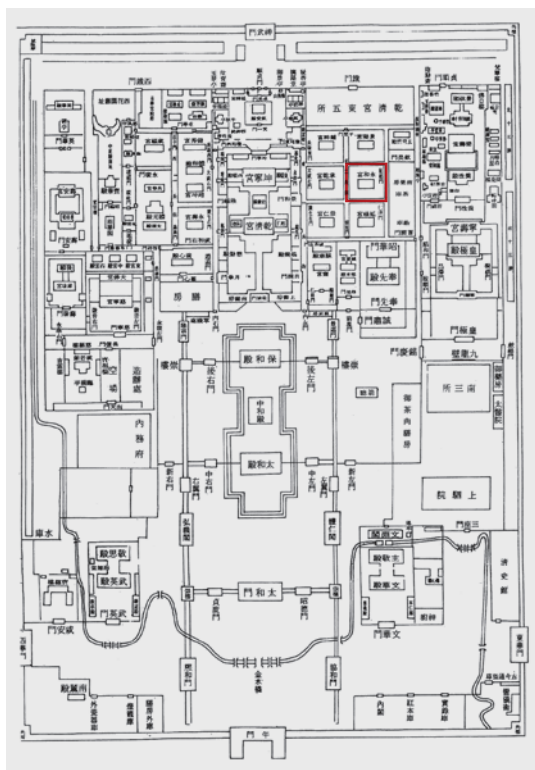
翠玉白菜的成名，以及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代表性文物，這樣的結果是由文物本身、新聞媒體以及博物館的說明等不同文本，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情境中被創造出來的結果。文物的歷史價值和名聲不成正比，翠玉白菜的高人氣令人許多人不解。有人為沒有受到關注的國寶抱屈，也有人批評翠玉白菜媚俗，甚至捲入兩岸間的政治議題。備受議論也說明其名氣之大，然而需要思考的是，一件作品被生產出來之後，被社會所接受、追捧或揚棄，這當中沒有任何的理所當然或一蹴可及。翠玉白菜本身攜帶的歷史訊息不多，但如果把它放在近代史和藝術社會史的脈絡來看，這件文物卻代表了宮門打開之後，從帝國到民國的歷史轉折。以下就讓我們從1924年的紫禁城開始，談談這一百年間翠玉白菜的成名之路。

## 紫禁城的永和宮

1924年11月4日深夜，北洋政府攝政內閣決議清廢帝溥儀（1906-1967）即日遷出紫禁城。五日上午九點，警衛司令部派出軍隊到神武門，把原本駐守在當地的一百二十多名警察遣散。上午十點警衛司令鹿鍾麟（1884-1966）、警察總監張璧（1885-1948）及李煜瀛（1881-1973）等人，會同清室內務府大臣紹英（1861-1925）進宮，要求溥儀廢去帝號、交出宮廷印璽、遷出紫禁城。下午三點溥儀和眷屬乘汽車出宮，遷往什刹海醇王府。六日上午十一點，鹿鍾麟、張璧會同清宗室寶熙（1868-1942）、內務府大臣耆齡（1870-1931）等人進入大內，檢查各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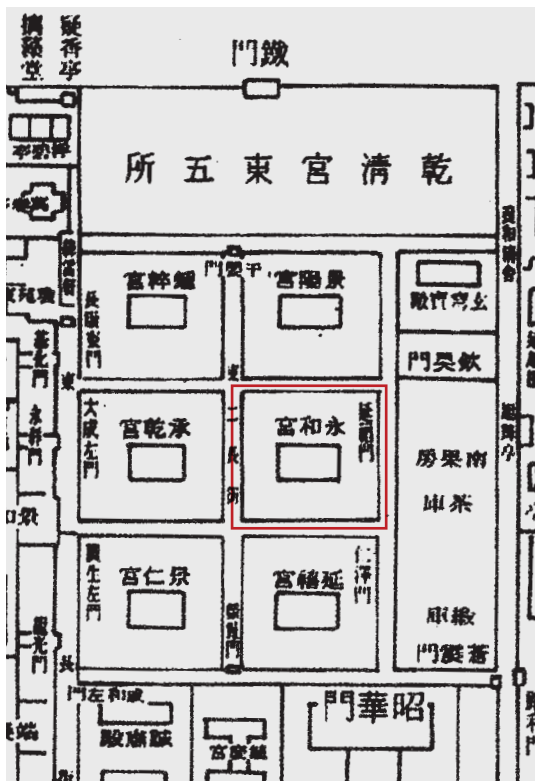
圖1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103



殿，加封加鎖。

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點查工作於同年 12 月 24 日展開。從乾清宮開始，當時盤點依照千字文為紫禁城裡每一座宮殿編號，並按照清點順序為所有物品編碼，「不問物品有無價值」、「不問原處置有無意義」。<sup>1</sup>〈翠玉白菜〉的原始編號為「歲-408-1」，歲字號代表的是東六宮中的永和宮（圖 2），意即永和宮清點出來的第 408 組物品。

從永和宮一路到臺灣，那志良（1924-1998）可說是和翠玉白菜緣分最深的人物之一。他 1925 年 1 月進入故宮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的點查工作，九一八事變（1931）後，一路押運文物撤退大後方，其中就包含翠玉白菜。1949 年隨文物播遷來臺，擔任器物處研究員的那志良是故宮第一代的玉器研究專家，更是翠玉白菜成名的重要推手。



那志良回憶起他當時進宮的情景：「其實皇室內廷，也跟咱們普通人家一樣，雜物極多」。<sup>2</sup>從歲字第一號「楠木雕花大條案」到最後一〇八七號黃皮箱，點查出來的物品琳琅滿目。有像王羲之（303-361）〈遠宦帖〉（圖 3）、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花底仙彪〉（圖 4）、〈瑪瑙斫陣圖〉（圖 5）等



圖 2 紫禁城永和宮位置 取自羅啓倫，《莊嚴：故宮半世紀》，臺北：羲之堂，2019，頁 19。

圖 5 清 郎世寧 瑪瑙斫陣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98 歲-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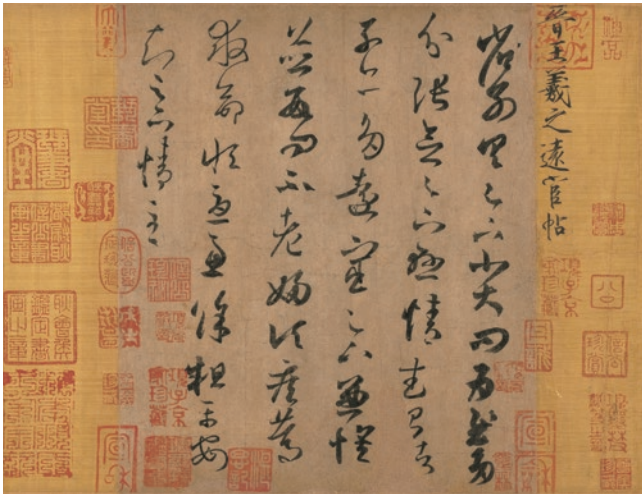


圖3 晉 王羲之 遺官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053 歲 -213

名跡，還有乾隆款的各式瓷器、自鳴鐘、鋼琴、風琴等物，尤其瑾妃（1873-1924）才在三個月前去世，永和宮中還有許多她生前的日用品，如白絲襪、檳榔、雪茄菸、枇杷膏、生髮油、滋肌香蜜膏、衛生薄荷牙粉等都記錄在《故宮物品典查報告》中。

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中，那志良記載〈翠玉白菜〉原本插在琺瑯花盆裡，旁邊還長一棵小靈芝（圖6）。在《故宮物品典查報告》中登記的品名為「玉白菜玉壺共二件」。<sup>3</sup>當時清



圖4 清 郎世寧 花底仙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798 歲 -229





圖 6 清 翠玉白菜附珮瑯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103

點每查到一件物品就需報出名目，然後由負責物品登錄的人，根據報告登記上去。清室善後委員會裡的職員有許多是學生，對於古物仍相當外行，有些物品不免隨意定名。<sup>4</sup> 珮瑯花盆和靈芝可能就因此被糊里糊塗地登記為「玉壺」。

永和宮的最後一位主人溫靖皇貴妃，也就是光緒皇帝（1871-1908）的瑾妃他他拉氏，她在溥儀出宮的一個多月前，9月24日在永和宮去世，享年50歲。瑾妃在永和宮住了35年，而在她之前也有其他嬪妃住在永和宮，例如康熙皇帝（1654-1722）的德妃烏雅氏，也就

是雍正皇帝（1678-1735）的生母仁壽皇太后（1660-1723）、道光皇帝（1782-1850）的靜貴妃博爾濟吉特氏（1812-1855），以及咸豐皇帝（1831-1861）的麗貴人他他拉氏（1837-1890）、玫貴妃徐佳氏（1835-1890）、鑫常在戴氏（?-1859）。永和宮中的物品，除了日常備品比較可能是瑾妃所有，其他的書籍、字畫、瓷器、玉器等等就很難知道原物主是誰，以及為何被放在永和宮。翠玉白菜是否為瑾妃的嫁妝，還是在之前就有的擺件，其實無從得知。就算真為瑾妃所有，也不能排除是進宮後收到的禮物，而如何獲得又有太多的可能性，我們唯一能知道的只有瑾妃確實與翠玉白菜相伴過一段時間。

### 從宮廷擺件到博物館藏品

翠玉白菜並非在一開始1925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一成立就展出。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派易培基（1880-1937）接收故宮博物院，並於7月9日重新開放參觀，翠玉白菜在新增闢的陳列室之一「齋宮玉器陳列室」中首度公開。<sup>5</sup> 然而當翠玉白菜被選為展品時，當時的故宮同仁決定只單獨展出白菜，把花盆、靈芝留在庫裡。因為：

- 一、頂好的一件翠玉白菜，配上一個畫珮瑯的花盆，太不配合。
- 二、白菜是農作物，都是種在田裡，哪裡有種在花盆裡，供人欣賞的？
- 三、靈芝都生長在老樹根旁，白菜旁邊怎會生出靈芝來。

翠玉白菜在齋宮玉器陳列室展出後「一鳴驚人」，受歡迎的程度出人意料，而肉形石則是當時另一匹黑馬。那志良回憶當時自己覺得這不過是一塊石頭，沒有特別看重它，甚至不想展出，在其他同仁說情下才陳列。結果成為陳

列室中最受人注意的展品。<sup>6</sup>

抗日戰爭期間，故宮文物撤退大後方，〈翠玉白菜〉曾存放在四川峨嵋武廟。從1933年2月5日到5月底，一萬九千多箱文物分五批由火



圖7 文物箱件啓運南遷景象 取自編者，〈探索歷史——重走文物南遷路〉，《故宮文物月刊》，330期，2010年9月，頁7。

車從北京運往上海法租界（圖7）；1936年6月轉移到南京朝天宮；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南京遭轟炸，年底文物又分三路西遷——南路80箱到巴縣，中路9,331箱到樂山，北路7,288箱到峨眉（圖8）。北路這批文物由那志良負責押運，翠玉白菜就在其中。那志良精通英文，因而被峨眉縣中學聘為兼任英文教師，他的學生譚永富記錄了1945年夏天在峨眉武廟觀看翻曬文物的情景，其中包含「張飛的丈八蛇矛」和翠玉白菜。<sup>7</sup>二戰結束後，故宮文物陸續回到北京，1947年12月9日，文物復原工作完成。然而就在1948年秋天，徐蚌戰況緊急，國民政府節節敗退，文物再度遷運。



圖8 故宮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文物播遷示意圖 取自編者，〈探索歷史——重走文物南遷路〉，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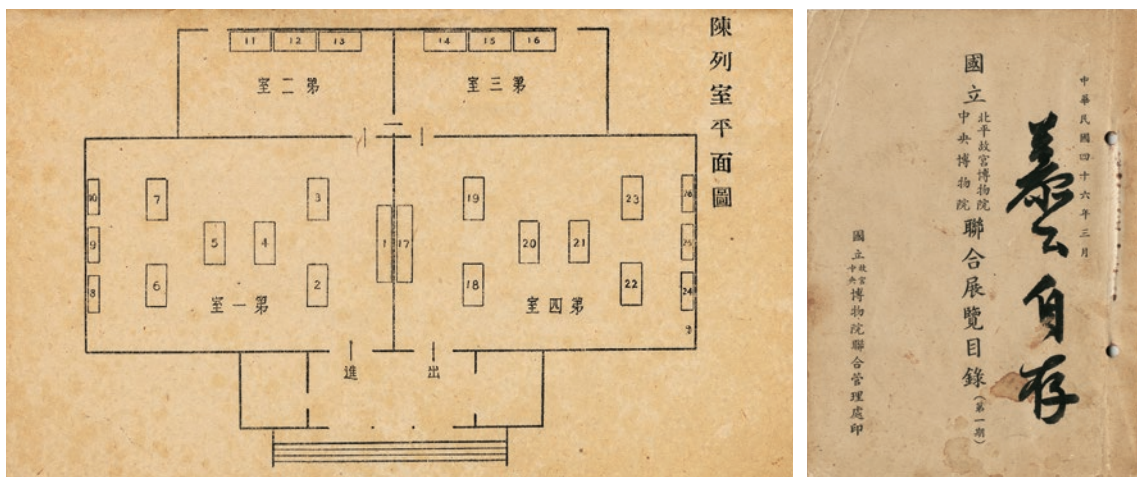


圖 9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展覽目錄 封面題字「慕公自存」此本目錄可能原為莊嚴（號慕陵，1899-1980）所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清 白玉錦荔枝（苦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075



圖 11 清 水晶壽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395



圖 12 清 瑪瑙佛手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407

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共四個單位精選過的 4,486 箱文物，分三批乘崑崙艦、海滬輪、中鼎輪，從 1948 年 12 月到隔年 2 月，陸續從基隆港上岸。因臺中氣候乾爽較宜存放，於是選中臺中糖廠倉庫作為文物的第一個落腳地，後在臺中霧峰北溝山麓興建山洞庫房。1951 年起花了三年時間清點存臺文物。據《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理事會點查兩院存臺文物點查冊·故玉（2）》當時盤點委員黃君璧（1898-1991）與羅家倫（1897-1969）

註記「此件太名貴，應即訂盒子」。這是翠玉白菜在臺灣落腳後的第一筆紀錄。

1956 年由霧峰林家捐地，並在美國自由亞洲協會的援華基金贊助下，「北溝文物陳列室」在 5 月成立，並在 1957 年 3 月首度在臺灣對外開放。據《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展覽目錄》顯示翠玉白菜在第一期的展覽中就公開（圖 9），並同〈白玉錦荔枝〉（圖 10）、〈水晶壽星〉（圖 11）、〈瑪瑙佛手花插〉（圖 12）等 22 件玉器被放在陳列室第四室中央的第 21

櫃（見圖9右圖）。

今天大眾熟悉的翠玉白菜斜倚在木架的展出方式，即是在臺中北溝時期建立的。琺瑯花盆和靈芝原本以為被遺落在紫禁城的庫房沒有帶來臺灣，直到2009年左右著手數位典藏計畫以及改箱為櫃的工作，才在原本放翠玉白菜的箱子「院字五十三箱」發現。睽違八十餘載，翠玉白菜終於重新與琺瑯盆、靈芝木托合體，原始在永和宮的樣子在《故宮文物月刊》2009年第318期中亮相。<sup>8</sup>不論是在紫禁城刻意不展琺瑯花盆和靈芝，或是在北溝陳列室將白菜放在木架上，翠玉白菜的展示方式顯示博物館方在陳列這件玉器時優先考慮的是「美觀」，而非原狀陳設。

## 塑造大明星

在博物館之外，1968年古物郵票的發行可能是讓翠玉白菜知名度大漲的重要原因。這一年交通部郵政總局為配合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挑選六件故宮博物院珍藏，印製彩色古物郵票一組，定於1月15日發行（圖13）。<sup>9</sup>圖案分別是清翠玉白菜（一元）、戰國玉戚（一元五角）、宋龍泉窯三足花囊（二元）、清雍

正畫琺瑯瓶（二元五角）、清瑪瑙佛手花插（四元）及西周芮太子伯壺（五元）。其中翠玉白菜面額最低，流通最廣，發行量高達350萬張，其他面額皆只有50萬張，白菜斜倚於木座上的形象，也隨著郵票的普及烙印在大眾的腦海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之前1961年還有一套故宮古物郵票（圖14），面額最低發行量最大的是八角的商卣、清五彩鏤空花薰、清龍鳳尊，也分別只有160萬張，顯示翠玉白菜郵票的熱銷不僅是因為面額低。那志良在1969年稱翠玉白



圖 13 1968年發行的古物郵票 ©中華郵政公司提供



圖 14 1961年發行的第一套古物郵票 ©中華郵政公司提供

菜已經是「人所盡知的一件國寶」。<sup>10</sup>

題材親切、外型討喜只是成為大明星的條件之一，這件文物說了什麼故事也很重要。翠玉白菜原是一件沒有紀錄的清宮巧雕，但相關論述，包含白菜象徵清白、螽斯象徵多子多孫、以及「瑾妃嫁妝」的推論，在 1980 年代後半在那志良及當時故宮器物處孕育下逐漸「長出來」。

那志良在 1969 年〈故宮博物院珍藏之玉器〉中，除了描述外型，只寫到翠玉白菜是一件最受人注意的巧作之器；1972 年出版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選目》當中，〈翠玉白菜〉入選為清代玉器代表之一，但沒有提到它的象徵意義與原主人。就在 1985 年，那志良提到翠玉白菜可能是哪位后妃的嫁妝後，隔年翠玉白菜就成為五月號《故宮文物月刊》封面，當中內容在那志良文章的基礎上補述，根據翡翠玉料的

取得及形制，推測清宮所藏翡翠玉器多為十九世紀的作品，加上永和宮在清末為瑾妃所居宮殿，故翠玉白菜可能是瑾妃的嫁妝；時任院長秦孝儀（1921-2007）並引《詩經·周南》〈螽斯〉多子多孫的祝福，將螽斯與蝗蟲賦予「子孫衆多」、半灰白半翠綠的輝玉「清清白白」的寓意。<sup>11</sup>這套論述成為今天我們所熟悉的故事，並寫進 2014 年正式登錄「重要文物」的指定理由。

翠玉白菜原本的主人是誰又有什麼意涵，已經無從考證，但歷史資訊的遺失並不妨礙人們對它的喜愛。我們往往容易被熟悉的東西吸引，而白菜是百姓日常生活隨處可見，相當便宜的蔬菜。在充滿距離感又陌生的宮廷文物中，相較於皇帝祭天用的玉圭、玉璧或灰撲撲的書畫，白菜這一抹親切可愛的形象讓人瞬間建立起對宮廷的連結。此外，將一塊價值不斐的玉石做成如此家常蔬菜的模樣，質材與題材的強



圖 15 清 肉形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178



圖 16 清 珊瑚魁星點斗盆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1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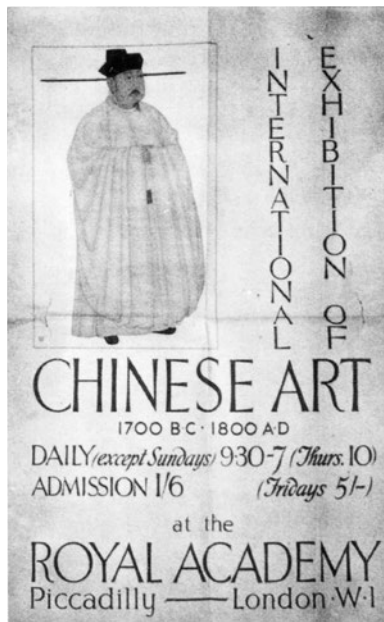


圖 17 1935 年倫敦藝展，宋太宗像海報 取自羅啓倫，《莊嚴：故宮半世紀》，頁 33。



圖 18 西周 毛公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銅 000651



圖 19 民國 玉屏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玉 000624

烈落差形成有趣的衝突感，尋找斷鬚螽斯又增加了觀看的互動體驗。更重要的是，故宮人以「永和宮」為出發點，為翠玉白菜嫁接上「嫁妝」的掌故，並以「清清白白」、「多子多孫」這個通俗易懂的價值觀詮釋。如同現在的產品行銷需要「說故事」，這套敘事連接物與人的關係，成功地創造情感紐帶與共鳴。時常與翠玉白菜並提的肉形石（圖 15）雖然題材也親切日常，同樣地 2014 年因翠玉白菜赴日在原展櫃「代班」的〈珊瑚魁星點斗盆景〉（圖 16）也有通俗的吉祥寓意，但皆無法比擬翠玉白菜多方面受到關注的參觀體驗。

### 時代變遷與媒體觀點

雖然那志良指出翠玉白菜不論在紫禁城或北溝文物陳列室，一展出就相當受到民眾喜愛，然而 1920 ~ 30 年代的報紙卻不曾出現它的身影。故宮文物在臺公開展覽後，1960 ~ 80 年代的報紙也罕見翠玉白菜的蹤跡。

《申報》報導 1925 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開

幕萬頭鑽動，第一日湧進觀眾兩萬餘，第二日三萬餘，而人潮最多的是樂壽堂文獻陳列室，「樂壽堂因係陳列有溥儀夫婦及其妻之照片及糊亂文章，故觀眾特較其他各處為多」。<sup>12</sup> 玉器方面，當時最受館方重視的是三代圭璧，以及皇帝居住的乾清宮藏的一批玉器，它們在《故宮周刊》第一期就亮相。1935 年倫敦藝展是故宮文物第一次赴海外展覽，〈宋太宗像〉做為當時宣傳海報的主視覺（圖 17），<sup>13</sup> 被張貼在許多商店的窗口，在倫敦可謂大出風頭。<sup>14</sup>

遷臺初期新聞所提到的故宮文物，反映了當時政府的價值觀及政治宣傳的重點。在北溝毛公鼎（圖 18）被單獨放在一方桌上，佔據庫房正中央的位置。<sup>15</sup> 毛公鼎自從道光年間於陝西岐山出土後輾轉流離，二戰時險落日本人之手，最終被捐給國民政府，後撥交給中央博物院，成為國家所有。除了傳統上視青銅鼎為家國重器的觀念，毛公鼎也與民國的動盪緊密相連，而被作為當時故宮展示的重點。北溝文物陳列室開幕的新聞也特別強調玉屏風（圖 19），因

其原為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1883-1944）贈與日本昭和天皇（1901-1989）的禮物，戰後日本歸還國民政府，「為我國八年血戰後所獲最富意義之紀念品」。此外，歷代帝王像（圖 20）和宋畫也相當受到重視，諸如〈長江萬里圖〉（圖 21）、〈十八學士圖〉（圖 22）和清人臨摹的〈清明上河圖〉（圖 23）。<sup>16</sup>

1967 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對比中共文化大革命大肆破壞文物，當時政府積極將自己形塑成中華文化守護者的形象，並期望以民族主義凝聚民衆對黨國的認同。在戒嚴與冷戰格局下，故宮文物被賦予闡揚「中華道統」及「民族精神」的重任——故宮文物的

所有權是「正統」的象徵，而這個正統就在臺灣；紫禁城的好東西都在臺北，北京不值一看。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和民族英雄，到三民主義的民生六事及蔣介石祝壽特展，中華民族的歷史透過文物反覆闡揚，文物被放在宏大敘事底下，成為象徵民族的符號。這期間報紙上所提及的故宮文物也呼應著這套敘事，商王太墓、甲骨文、三代銅器、漢唐文物、宋代繪畫被反覆提及。<sup>17</sup> 國際政要參訪故宮看的展品顯示當時官方引以為傲的文物，要夠「悠久」、夠「偉大」，而翠玉白菜不曾出現過。

翠玉白菜縱使在 1970 年代就已廣為人知，但仍在新聞媒體上罕見它的紀錄。第一次在報



圖 20 明 明太祖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311



圖 21 宋 夏圭 長江萬里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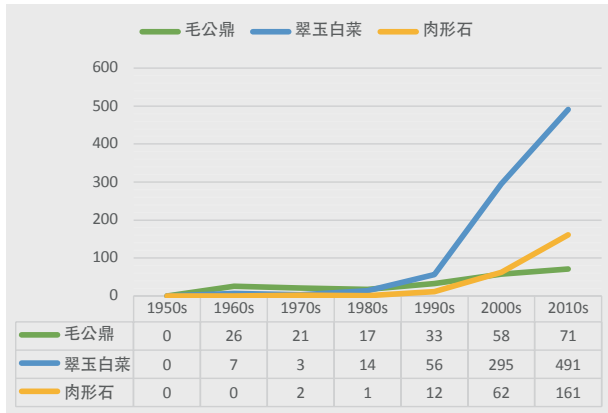


圖 22 宋 劉松年 十八學士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95



圖 23 清 院本清明上河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10

表一 毛公鼎、翠玉白菜、肉形石在《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Upaper》報導之出現頻率  
作者製表



資料來源：許雅惠，〈故宮「國寶」命運知多少？《毛公鼎》、《谿山行旅》與《翠玉白菜》〉，《典藏》：<https://artouch.com/art-views/content-29339.html>，檢索日期：2024年8月13日。

紙上被提及是在1966年2月17日時任南韓總統朴正熙（1917-1979）偕夫人訪臺的相關報導中。朴正熙是故宮臺北新址開幕後，第一位參觀的外國元首，報導提到他看了〈清明上河圖〉、明人〈出警圖〉、巨幅歷代帝后像、玉如意、象牙雕，並非常關心每一件瓷器出於何窯，夫妻站在毛公鼎和戰國蟠螭紋鼎前欣賞良久，並讚賞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幾可亂真。<sup>18</sup>

雖然在剛展出時就倍受觀眾喜愛，但在威權時代的媒體上，翠玉白菜和肉形石所代表的庶民品味如同潛伏在民族主義宏大敘事下的一

股伏流。1990年代以後翠玉白菜在報紙上的熱度才超越毛公鼎，千禧年之後更是迅速竄起，形成以翠玉白菜居首，肉形石次之，毛公鼎第三的局面（表一）。

千禧年後，翠玉白菜的名氣又被余光中詩作〈翠玉白菜〉<sup>19</sup>進一步推高，有對工匠之巧、玉作之美詩意的描繪，也有瑾妃纖指浪漫的遐思，被選為許多國中小國語課的補充教材，成為學童認識的第一件故宮文物。2010年起開放陸客團來臺，在導遊之間給翠玉白菜、肉形石、毛公鼎的組合取了「故宮三寶」、「酸菜白肉鍋」詼諧的稱號，更變成院內餐廳的一道名菜（圖24）。2012年起翠玉白菜化身吉祥物「小翠」——一個擬人化的故宮代言人，不論是士林捷運站或故宮入口和大小活動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圖25），提高故宮的親和力並強化與大眾的互動。

## 小結

翠玉白菜可以讓沒有相關背景知識的遊客都能感到有趣並輕鬆理解，使得這件文物大受歡迎。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一件作品的價值是由許多主客觀條件交織而成。除了本身的美學因素，「名品」的形成有太多政治、種族、性別、階級、權力等許多社會因素介入。因此看待文物的方式從來不是客觀的，而是受到觀眾的身分、經驗，及其世界觀所形塑。隨





圖 24 翠玉白菜衍伸的菜品 © 故宮晶華提供



圖 25 立在故宮正館 B1 入口處的吉祥物小翠 作者攝

著故宮博物院的成立，皇帝的私人收藏變成了公共財，宮廷文物的觀眾群一夕之間擴張，平民百姓萬頭鑽動湧入紫禁城一探究竟。與傳統菁英鑑賞文化中具有特定能力、資格與數量相對封閉的觀者不同，這是一群在身分、性質與數量上完全開放的群眾，他們對文物的觀賞行為具有相對高度的自由。<sup>20</sup> 在這個情況下，什麼是「名品」也變得更開放、更流動。

文物遷臺後，翠玉白菜在外雙溪的新家大受歡迎，這件常設的明星展品，成為民眾對故宮的共同記憶。既不是貴族或文人看重的神品，人氣也不是最初博物館員所預期，翠玉白菜的成名除了反映了當代觀眾品味與傳統菁英價值體系的差異，同時也是大眾能動性的展現——觀眾群並非只是單向的資訊接受者，而成為了形塑文物論述的重要力量。反應 1925 年故宮博物

院成立，開宮門迎入了庶民品味，自此誰是「名品」不再是貴胄或文人說了算。隨著 1990 年代臺灣的民主化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改組，鋪天蓋地推行了四分之一世紀的中華民族大敘事退場，此時如同緊箍咒解除，翠玉白菜在媒體上的名氣一飛衝天，更化為吉祥物成為了故宮跟民眾搏感情的那雙手。

我們從翠玉白菜的成名軌跡，可以看到不同的社會脈絡影響著一件文物受到重視與否以及如何被論述；翠玉白菜的高人氣與公眾性，使得官方或院方如何面對這件事情一定程度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氛圍。翠玉白菜如同故宮的大明星，雖然還稱不上藝術史上的「正典」，但當一個明星紅透半邊天時，便反映了大眾集體的某種意識或渴望，從中產生了社會史的價值。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註釋：

1. 莊嚴，《山堂清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0），頁 74。
2. 那志良，王家鳳採訪，〈我進了紫禁城〉，《臺灣光華雜誌》（1985 年 8 月）<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tw/Articles/Details?Guid=746b4729-3390-4635-8a99-b1080f6231c6&CatId=8&postname=%E6%88%91%E9%80%B2%E4%BA%86%E7%B4%AB%E7%A6%81%E5%9F%8E>（檢索日期：2024 年 7 月 23 日）。
3.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典查報告》（北京：清室善後委員會刊行，1925），第 2 編第 3 冊，頁 20。
4.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頁 92-93。
5. 那志良，《故宮四十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34。另一說，翠玉白菜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二月日軍侵華，故宮文物準備南遷時，在紫禁城東六宮的永和宮意外發現的，當時上面積滿了北京的沙塵。直到 1957 年 3 月才在臺中北溝文物陳列室首度對外開放，見邱建一，《知道了故宮——國寶原來如此》，頁 318-319。然而翠玉白菜有明確清點編號「歲-408-1」，應不是臨時打包帶走的。
6.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臺北：那志良，1993），頁 73。
7. 魏奕雄，〈那志良與故宮國寶遷峨嶂〉，《故宮文物月刊》，330 期（2010.9），頁 94-101。
8. 張麗端，〈種在花盆裡的翠玉白菜——清宮中的寶石盆景〉，《故宮文物月刊》，318 期（2009.9），頁 110-121。
9. 〈古物郵票明年一月發行〉，《臺灣民聲日報》，1968 年 12 月 23 日，2 版。
10. 那志良，〈故宮博物院珍藏之玉器〉，《故宮季刊》，4 卷 2 期（1969.10），頁 5。這裡的「國寶」應是「國家珍貴財產」的泛稱。因 200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才對國內的文化資產的類別重新予以定義，並制定分級的制度，定義「國寶」與「重要文物」，2005 年又增加「一般古物」的分類。
1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選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2），編號 53；那志良，〈故宮藏玉介紹（五）——翡翠白菜、瑪瑙水盂、墨晶筆筒〉，《故宮文物月刊》，29 期（1985.8），頁 62-63；鄧淑蘋，〈清翠玉白菜〉，《故宮文物月刊》，100 期（1991.7），頁 31；〈永恆的巧思〉，《故宮文物月刊》，322 期（2010.1），頁 61；楊干萱，〈展品文本的適切性——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翠玉白菜」為例〉（臺北：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56-66。
12. 〈清故宮完全開放〉，《申報》，1925 年 10 月 14 日，第 18903 號。
13. 羅啓倫，《莊嚴：故宮半世紀》（臺北：羲之堂，2019），頁 33。
14. 那志良，《故宮四十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73。
15. 林文月，〈記一張黑白照片——懷念莊慕陵先生〉，《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臺北：有鹿文化，2016），頁 32。
16. 〈故宮博物院文物展 觀眾極踴躍〉，《中央日報》，1959 年 2 月 14 日，4 版；〈賈西亞總統昨在南部參觀我傘兵跳傘演習旋赴台中參觀故宮博物館〉，《正氣中華》，1960 年 5 月 6 日，1 版，中央社臺北五日電；〈秦王昨參觀故宮文物〉，《正氣中華》，1963 年 6 月 8 日，1 版，中央社臺北七日電；〈影帝悄然抵台中，參觀故宮博物院 機場中為影迷——簽名留念，明太祖像前留影與皇帝為伍〉，《臺灣民聲日報》，1964 年 6 月 20 日，3 版；〈布倫達治蒞中，拜會黃主席，並參觀故宮文物〉，《臺灣民聲日報》，1964 年 6 月 8 日，2 版。翡翠屏風遷臺始末參高仁俊、嵇若昕，〈院藏日本歸還文物拾零〉，《故宮文物月刊》，304 期（2008.7），頁 72-83。
17. 蔣復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正中書局，1977）；〈巴拿馬記者再報導：訪問自由中國觀感 臺灣是匪區人民的希望〉，《臺灣民聲日報》，1975 年 8 月 3 日，2 版；〈西德藝術評論家 推崇我國故宮古物藏〉，《臺灣民聲日報》，1975 年 2 月 24 日，3 版。〈故宮博物院明起展覽稀世珍寶〉，《中央日報》，1958 年 10 月 30 日，3 版；〈故宮博物館 舉辦忠勇展〉，《臺灣民聲日報》，1973 年 10 月 10 日，3 版；〈故宮博物院辦祝壽特展〉，《臺灣民聲日報》，1974 年 10 月 27 日，2 版；汪武，〈故宮博物院道統文物展〉，《聯合周刊》，1966 年 12 月 31 日，8 版；〈比利時皇家博物館長，參觀我商周銅器，優美文化，讚不絕口〉，《臺灣民聲日報》，1971 年 10 月 3 日，3 版；〈史托斯納爾總統參觀故宮博物院〉，《臺灣民聲日報》，1975 年 9 月 24 日，2 版；〈美副總統洛克斐勒參觀我故宮博物院〉，《臺灣民聲日報》，1975 年 4 月 17 日，3 版。為「宣揚中華歷史悠久文化」1967 年 1 月時任院長蔣復璁與中央研究院簽訂「研究陳列合作辦法」，洽借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墟侯家莊 1001 號大墓模型、出土文物，以及甲骨，於故宮開闢專室展出。
18. 中央社記者黃肇珩，〈韓總統參觀故宮博物院〉，《臺灣民聲日報》，1966 年 2 月 17 日，2 版。
19. 見 2004 年 2 月 12 日《聯合報》E7 版。〈余光中文學年表〉，《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收存系統》<https://cws.nmtl.gov.tw/home/zh-tw/chronology/736009>（檢索日期：2024 年 7 月 22 日）。
20. 石守謙，〈清室收藏的現代轉化——兼論其與中國美術史研究發展之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1 期（2005.9），頁 2。